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红十字国际评论
新科技与战争



ICRC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红十字国际评论
新科技与战争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编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4
ISBN 978 - 7 - 5118 - 6154 - 2

I. ①红… II. ①红… III. ①红十字会—工作—文集
IV. ①C913.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5545 号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720 毫米×960 毫米 1/16

版本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泰山兴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张 15.75 字数 206 千

印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编辑统筹 学术·对外出版分社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陶 松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 - 7 - 5118 - 6154 - 2

定价:38.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目 录

编者按

- 1 编者按：重视科技、更要重视科技的后果

新科技如何改变现代战争

- 12 网络冲突和国际人道法
赫伯特·林 著/张骥心 译

新科技与法律

- 32 别碰我的云：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克尔杜拉·德勒格 著/尹文娟 译
- 88 远程攻击的若干法律问题
威廉·布特比 著/张骥心 译
- 108 潘多拉的魔盒？从诉诸战争权、战时法与国际人权法看无人机袭击
斯图尔特·凯西—马斯伦 著/李强 译
- 145 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分类与合法性
廖显恩 著/李强 译

- 175 | 纳米技术及其对国际人道法的挑战:初步的法律评估

那须仁 著/朱利江 译

道德、民间社会与新科技

- 199 | 论禁止自主武器系统:人权、自动化以及致命决策的去人类化

彼得·阿萨罗 著/韩阳 译

评论与主张

- 226 | 论自主机器人战争的可避免性

诺埃尔·夏基 著/廖凡 译

- 241 | 网络战的中国视角

张力 著

Table of Contents

中英文对照目录

Editorial

编者按

- 1 Editorial: Science Cannot Be Placed above Its Consequences

编者按: 重视科技、更要重视科技的后果

How Are New Technologies Changing Modern Warfare

新科技如何改变现代战争

- 12 Cyber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网络冲突和国际人道法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Law

新科技与法律

- 32 Get off My Cloud: Cyber Warfare,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别碰我的云: 网络战、国际人道法与平民保护

- 88 Some Legal Challenges Posed by Remote Attack

远程攻击的若干法律问题

- 108 Pandora's Box? Drone Strikes under *jus ad bellum*, *jus in bello*,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潘多拉的魔盒? 从诉诸战争权、战时法与国际人权法看无人机袭击

- 145 Categorization And Legality of Autonomous And Remote Weapons Systems

自主和遥控武器系统的分类与合法性

- 175 Nanotechnology And Challenges to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 Preliminary Legal Assessment

纳米技术及其对国际人道法的挑战:初步的法律评估

Ethics, Civil Society And New Technologies

道德、民间社会与新科技

- 199 On Banning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s: Human Rights, Automation, And the Dehumanization of Lethal Decision - making

论禁止自主武器系统:人权、自动化以及致命决策的去人类化

Comments And Opinions

评论与主张

- 226 The Evitability of Autonomous Robot Warfare

论自主机器人战争的可避免性

- 241 A Chinese Perspective on Cyber War

网络战的中国视角

编者按：重视科技、更要重视 科技的后果

希腊神话里伊卡洛斯的寓言表明，人总是有冲破自然极限而走得更远的欲望。这也唤起了我们对追求知识和进步的不确定性。伊卡洛斯和他的父亲戴达罗斯试图逃离他们在克里特岛上的敌人，去往希腊。戴达罗斯有了主意，用蜂蜡和羽毛做成大翅膀，模仿鸟儿飞走。当陶醉在飞行的兴奋中时，伊卡洛斯忘记了他父亲的警告，过于接近太阳。太阳的热量融化了蜂蜡，他们的人造翅膀支离破碎，伊卡洛斯掉进了大海，消失得无影无踪。

世界上第一次机械化的飞行是由莱特兄弟完成的。他们的飞机名叫“飞行者”，于1903年12月17日飞行了几百米，在空中停留了不到1分钟。飞机的发明开启了无穷的可能性：各大洲、国家与民族之间变得近在咫尺，贸易和对世界的探索更加频繁，各国之间也加强了了解与相互协作。

人类花了上千年才把伊卡洛斯的梦想变为现实，而仅用数十年工夫就将飞机改造至军用，从而造成了无法估量的苦难。据报道，第一次空中轰炸发生于1911年11月1日意土战争时期的黎波里塔尼亚。^{〔1〕}1914年10月5日，一架法国飞机击落一架德国飞机，这也是史上第一次空战。各种新技术的综合使用很快提升了轰炸技巧，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密集投放的燃烧弹将格尔尼卡、考文垂、德累斯顿和东京等一座座大城市整个摧毁。当广岛和长崎的爆炸将世界带入核时代时，伊卡洛斯

〔1〕 Sven Lindqvist, *Une histoire du bombardement (A History of Bombing)*, La Découverte, Paris, 2012, p. 14.

的梦想几乎导致人类的灭亡。“飞行者”起飞一百多年后,人们在几千公里之外遥控着无人机向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也门投下致命的炸弹。现在,令无人机能自主决定何时使用武器,在技术上也正变得可行。

几代人之前,人们在一生中还只能目睹一次(至多两次)直接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技术变革。但科技是呈指数型而非线性发展的。毫无疑问,科技发展的曲线现在已经变得几近垂直。每一天,科技都对这个社会施加更多的影响,即使对那些离创新中心最远的角落也是一样。然而,科幻作家伊萨克·阿西莫夫的名言对现在而言再合适不过:现实生活中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科学积聚知识的速度比社会汲取智慧的速度要快。^[2]

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科技进步使作战手段和方法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有些新技术(比如无人侦察机和无人战斗机)已经投入使用,有些(如纳米技术、战斗机器人和激光武器)还在试验和发展阶段。除了陆地、海洋和太空,军方正逐渐认识到在网络空间中也有驻建军事力量的必要性。^[3]

这些发展都预示着在发动战争或在武装冲突之外使用军事力量的手段方面可能会有大的突破。因为有些技术不仅是之前技术的简单延伸(如更快的飞机或威力更大的炸弹),它们还能彻底改变战争的方式,甚至打破国际间力量的平衡。毕竟,是机械化战争手段和闪电战术才使得德国在“二战”伊始就具有了决定性优势。

很难准确定义“新技术”这个词所涵盖的方法和手段,所以这个话题也无疑是哲学家、法学家及军事专家激烈争辩的内容。同样,以一个确定的时间点来判定一种技术是不是新技术,似乎也没有意义,因为科

[2] Isaac Asimov and Jason A. Shulman, *Isaac Asimov's Book of Science and Nature Quotations*, Blue Cliff Editions, Weidenfeld & Nicolson, New York, 1988, p. 281.

[3] 美国已于2010年5月成立了网络作战司令部。Se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 Cyber Command Fact Sheet',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Public Affairs*, 25 May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defense.gov/home/features/2010/0410_cybersec/docs/cyberfactsheet%20updated%20replaces%20may%2021%20fact%20sheet.pdf (last visited July 2012).

技是持续发展、不断变化的。倒不如把重点放在找出近年来作战——更宽泛地说是武力使用——中大量技术创新所体现的普遍趋势。无人机、自主武器系统、纳米武器、网络战等与迄今为止我们常规使用的作战手段与方法有什么不同？为了缩小调查范围，《红十字国际评论》（以下简称《评论》）特别选择以下三种趋势中所涉及的技术创新进行研究：第一，武器（包括进攻和防御）系统的自动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将越来越多的任务授权给机器；第二，武器系统的精度、持久性^{〔4〕}及覆盖范围方面的进展；第三，能够使用越来越少的动能和/或运动部队而取得同等或更大的效果。

过去只在科幻小说中出现的科技能够在未来带来空前的灾难，例如造成重大的技术事故，或者在网络战中通过摧毁电脑网络而使一个国家的医疗系统和供应系统瘫痪。但是最近其他科技方面的发展不仅能够减少平民伤亡，还能挽救战斗员的生命。有些技术增加了武器的精度，或协助收集更多有关目标性质的情报。除此之外，对新技术与战争的研究并不只限于军事用途，还为人道组织、记者和法院提供了新的手段与方法。举例来说，通信技术能够将违法行为公之于众，动员志愿者，并使得与冲突受害者直接沟通成为可能。制图、卫星成像以及远程手术方面的进步也都有助于人道行动的开展。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战争中技术的飞速进步？是应该将其看作不可避免的发展，仅仅简单地做好准备来应对它们所带来的后果吗？德国哲学家汉斯·乔纳斯在暗示核物理与基因技术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危险时写道：“在我们使用前沿科技的共同实践中，还从未进行过道德理论方面的讨论……用什么来指引方向？是对威胁本身的预感吗？”^{〔5〕}

〔4〕 比如说，有些无人机能比普通飞机飞行更长时间，这就使得它们能在一个地区进行长期监测。

〔5〕 Hans Jonas, *Le principe responsabilité : Une éthique pour la civilisation technologique*, Éditions du Cerf, Paris, 1990, preface, p. 13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 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85; the quota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original).

新作战手段与方法的发展不应仅以道德理论为准则,更应该遵守法律。在国际人道法中,国家有义务判定“一种新型武器、新作战手段或方法”在“研究、发展、取得或使用”阶段是否符合国际法。^[6]历史上,许多作战手段与方法都曾被禁止或控制使用。比如,激光致盲武器于1995年被禁用,^[7]那时候这种武器甚至还没有在战场上出现。

当科技使得敌对行为中越来越多的任务自动化,从人道法的角度评估这些任务的合法性无疑还是需要考虑人的因素。然而这些新技术的某些特点带来了绝对是前所未有的问题,使得攻击的合法性变得更加难以判断。首先,可能利用机器实施程序化的暴力行为,意味着将我们的判断能力也授权给机器,而判断是归责的要素。其次,我们对技术越来越多的使用(或依赖),必然导致随之而来的脆弱性越来越大,如科技的不确定性和技术故障等。使用纳米武器所产生的后果应该在何种程度上界定(尽管现在还不确定)?什么程度的不确定性在法律上是“可接受”的?

此外,由于从所述武器的设计到使用过程中参与者众多(包括平民和士兵),因此,从事敌对行动也引发了复杂的责任问题。谁来为一个机器人发动的非法攻击负责?在战争变得日益技术化的今天,需要如何调整事实调查方法?一个被证实的技术故障能免除机器操控者的责任吗?如果能,那么承担责任的应该是机器的设计者?

在开篇里,新战斗技术专家、《联网作战》^[8]的作者彼得·辛格在其采访中为这场辩论奠定了基调。接下来,几位伦理、法律、科学和军事方面的专家重点论述了当代技术的发展及其后果,以及技术发展为人道行动和法律带来的问题。其中有些文章也体现了不同的国家视角,《评

[6]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36条。

[7] 《关于激光致盲武器的议定书》(《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议定书四)。

[8] P. W. Singer, 'Wired for War: The Robotics Revolu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Penguin Books, New York, 2009.

论》特别收录了中美两国对于网络战的观点。

本期文章指出,新技术在对战争的影响及其后果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新技术带来的关键问题和矛盾,并在本期《评论》中加以讨论。

常规战争概念日益模糊

跟社会一样,战争也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对于少数掌握新技术的国家来说,最关键的变化无疑在于,发动战争可以不用再像 20 世纪的主要战役一样征兵、占领国土以及开展大规模陆地行动了。不过,有些技术极其复杂,研发也非常昂贵。迄今为止,很少有国家有能力控制这些技术的发展并开展远程军事行动。

此外,此类作战方法无法从本质上改变常规军队与非国家武装集团之间残酷的暴力升级行为,即所谓的非对称冲突。当遥控无人机可以在几千公里之外攻击敌人而对方无法还击时,敌人常常会决定故意攻击平民以弥补这种无力感。

发动这种高科技战争的国家不是不知道这些遥远战争的存在。正相反,他们非常了解。然而那些远方的敌人常常被认定为罪犯,而不是权利义务受人道法规制的交战者。

某些新技术(例如无人机)可以使在非交战国领土上使用武力变得不太成问题,因为不存在部队保护的问题,从而消除了攻击战斗区外敌人的传统不利因素。这种可以感觉到的较低的准入门槛能造成一种印象,即战场是“全球化”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注意的是,如若无人机发动的攻击不满足武装冲突的前提条件,则此类攻击不受人道法约束(人道法至少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允许针对战斗员使用致命武力),而受国际人权法实施标准的约束(对致命武力使用的条件作了更严格的限制)。

有些新科技的作用提醒我们应当思索是否将“使用武力”作为适用

人道法的门槛(战时法),特别是在网络攻击的情况下。^[9]同样,我们也应该思考“武装攻击”的概念,因其与《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自卫权(诉诸战争权)有关。到目前为止,各国实施的“卑鄙手段”与网络攻击似乎更偏向于破坏行为或间谍行为,而不是武装冲突。那么,既然间谍行为和其他敌对行为未达到人道法的适用条件,约束这类行为的规则(尽管数量少且不完备)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更加适用吗?

最近发生的冲突清楚地表明,当行动的目的在于控制领土时,部队和重要军事资产的部署至关重要。然而,有些新技术使得使用者不必部署军队就可以给敌人造成重大破坏,无论是在真实的还是在虚拟的世界中。网络攻击不是侵入敌方的领土,而是从某种程度上进入他们的虚拟空间。必须重新思考常规战争的定义和印象,以避免现有武装冲突(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法律范畴的模糊,不至于削弱人道法为受害者提供的保护。

范围、精度与道德距离

长久以来,扩大武器的范围就意味着降低精准度,现在这两者可以通过无人机、武装机器人和控制技术来同时达到。增加某些新武器的范围避免了将军队直接暴露于敌方火力之下。更重要的是,武器的精度增加,摧毁军事目标所需的负载弹药量就会减少,对平民及其财产所造成的损害达到最小化。话又说回来,这些武器常常需要非常精确的情报,很难远距离获取。

因此,无人机和机器人特别适用于使用武力而不想牺牲自己士兵的国家。除此之外,使这些新武器的操控者远离战场、身处熟悉的环境中,似乎能显著减少他们的压力与恐惧,从而减少情绪因素带来的误差。然而,武器操控者与其打击目标的物理距离日益拉大,似乎也增加了冲突

[9] See Cordula Droege, *Get off My Cloud: Cyber Warfare,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in this edition of the Review.

各方之间的道德距离。因此,遥控无人机发动的日益增多的攻击引发了有关所谓游戏机心理^[10]的争论。游戏机心理据称影响无人机操控者的道德判定,并加剧了战时将敌人非人化的诱导犯罪现象。而反对该观点的人们指出,无人机操控员也许比枪手或轰炸机飞行员面临更多的道德困境,因为他们对目标进行了长期观察,他们的攻击造成的破坏性更大。

这也引发了电子游戏玩家对现实世界中战争的认识问题:游戏中的世界通常是一个为了打败敌人,任何事情都可以得到允许的无法无天的世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与几个国家红会合作,与电子游戏的玩家、设计者和制造者展开对话,旨在将武装冲突时期适用的法律纳入游戏之中,让玩家亲身体会现代战场上战斗员面临的两难困境。

一些观察者认为,自主武器系统的发展有可能改善战场上对人道法的遵守。机器人既不会感到疲惫,也不会有压力,更不会有偏见和仇恨,这些都是冲突时期犯罪的成因。但是现在,从技术的角度来说,令这些武器具有区分能力似乎极其困难。彼得·辛格在本期中提道:“电脑看待一个坐在轮椅上的80岁老妇与看待一辆T-80坦克无任何分别。二者都是0和1。”完全自主武器系统目前还未投入使用,一些评论者就已经呼吁要完全禁止自主武器。^[11] ICRC强调,此类系统的使用“引发了一系列法律、道德和社会方面的深层问题,应该在此类系统发展或使用

[10] 菲利普·艾尔斯顿这样描述“游戏机心理”：“玩电子游戏长大的年轻士兵现在使用操控杆在真实的战场上杀戮活生生的人。这一代战斗者已经远离了他们的行为对人类造成的后果,他们将如何看待最基本的生命权?司令员和决策者将如何令自己不沉浸在无人机那看似‘干净整洁’的杀戮之中?杀害会比俘获更有吸引力吗?情报收集标准能证明过失杀人是正当的吗?可接受的‘附带’平民死亡人数会增加吗?” See Philip Alston and Hina Shamsi, ‘A killer above the law’, in *The Guardian*, 2 August 2010.

[11] See Peter Asaro, On banning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s: human rights, automation, and the dehumanization of lethal decision – making, and Noel E. Sharkey, ‘The inevitability of autonomous robot warfare’, in this edition of the Review.

之前就考虑清楚”。^[12] 人类到什么时候才能跳出决定是否使用致命武力的“死循环”呢？

破坏

在武器瞄准精度日益增加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另外一种相反的趋势:从时间和空间上控制某些新武器的困难性。这种趋势当然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比如说,我们知道原子武器具有滥杀滥伤作用,威力远远超出其爆炸点的范围。但纳米武器和网络攻击将上述问题再度带入人们的视线。当纳米技术的时间和空间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还未可知,我们在计算比例原则时如何衡量这些作用? 什么程度的科学不确定性能让我们判定使用这些武器将违反预防原则? 我们能衡量虚拟世界中发动的攻击对现实世界可能造成的影响吗? 的确,考虑到所有未知因素,未“预期”^[13] 的后果将变得越来越多。

更有甚者,一些新武器和新的作战方法(例如微波武器和网络攻击)常常设法摧毁信息。信息应该视为人道法规定的民用物体吗? 那么摧毁信息就是损害民用物体? 事实上,现在“破坏”还只定义为物理上的损害。在这个日益依赖信息的世界上,破坏一个国家国民的银行和医疗数据将会带来极严重的影响;一些人认为,这需要我们重新定义受保护的民用物体的概念。ICRC 对此的意见是清晰和实际的:“网络作战手段和方法引发的后果如果与常规武器在现实世界中造成的后果(如:造成毁坏、扰乱、损害或引起人员伤亡)无异,那么规制常规武器的规则

[12] ICRC,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challenges of contemporary armed conflicts,’ Report of the 3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ICRC, Geneva, October 2011, p. 39, available at: <http://www.icrc.org/eng/assets/files/red-cross-crescent-movement/31st-internationalconference/31-int-conference-ihl-challenges-report-11-5-1-2-en.pdf> (last visited July 2012).

[13] 根据《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1条第5款第2项和第57条第2款第1项第3目,不分皂白的攻击是指“可能附带使平民生命受损失、平民受伤害、平民物体受损害,或三种情形均有而且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比损害过分的攻击”。

同样适用于网络作战手段和方法。”^[14]

信息与透明度

近几十年来,我们经历的技术创新似乎在透明度与信息的获取方面指向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一方面,有关某些新武器所带来的真实或可能后果仍然几乎不为人知。如果这些武器在秘密行动中采用,公众将不会了解其作用。

另一方面,新技术的运用使得拍摄记录军事行动成为可能,也有机会揭露潜在的战争罪行为。军队自己会记录(为了写“总结报告”),国际和非政府组织也会进行拍摄。例如,卫星成像技术已经在加沙地带、格鲁吉亚、斯里兰卡和苏丹^[15]协助调查了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近几年来,许多犯罪行为也通过士兵自己拍摄的视频公之于众。

最后,技术进步也总会推动医疗和人道行动方面的改善。现代通讯技术和地理定位技术使得识别需求、灾后重建家庭联系以及在偏僻地区追踪人群迁移变得更加容易。^[16]

我们的责任

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可以将一些任务授权给机器,甚至有时也能减少出错,但我们绝不能将遵守适用法律规则的道德和法律责任也授权给

[14] Cordula Droge, 'No legal vacuum in cyber space', ICRC, *Interview*, 16 August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icrc.org/eng/resources/documents/interview/2011/cyber-warfare-interview-2011-08-16.htm> (last visited November 2012).

[15] See Joshua Lyons, *Documenting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from space: a critical review of geospatial analysis of satellite imagery during armed conflicts in Gaza* (2009), *Georgia* (2008), and *Sri Lanka* (2009), in this edition of the Review.

[16] See, for example, Patrick Meier's articl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humanitarian sector',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3, No. 884, 2011, pp. 1239 - 1263.

机器。然而,当违反人道法行为发生时,新技术在战争中的使用令责任划分变得更加复杂。有两个原因:第一,对于某些新技术来说,识别责任人具有技术困难。能证明识别过程日益复杂并需要更多技术能力的最好例子就是网络战。网络空间中攻击的一大特色就是其匿名性和定位的困难性。同样地,一些计算机操控的导弹自动发射序列也削弱了责任的概念。第二,将某些军事任务授权给“智能”机器意味着也将制造、购买、使用机器的人牵扯进来,从而使得责任划分更加复杂化。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冲突之外,责任将不仅仅由军事指挥系统,或正在使用或将在战场上使用这些武器的战斗员来承担——那些研制这些新技术的科学家和生产商,以及允许其使用的政府部门和企业,也将承担责任。

各国义务确保新的武器、作战手段与方法符合人道法的规则。然而,在这方面,民间社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报告武器的后果和讨论其合法性,民间社会将帮助塑造真正的国际“公共良知”,正如马尔顿条款中所提及的:凡属本议定书或其他国际条约中所未包括的情况,居民和交战者仍应受国际法原则的保护和管辖,因为这些原则是来源于文明国家间制定的惯例、人道法规和公众良知的要求。^[17] 国际法院在其关于核武器威胁或使用之合法性的咨询意见中也强调了这一条款的重要性。^[18]

多年来,ICRC 致力于塑造这种“公共良知”,有许多非政府组织也参与其中。面对武器的迅猛和持续发展,ICRC 发表了《新武器、作战手段和方法法律审查指南》,^[19]同时正在积极致力于开发规制武器使用的

[17]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1条第2款。另见《陆战法规与惯例公约》(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序言以及《陆战法规与惯例公约》(1899年海牙第二公约)序言。

[18] 国际法院认为马斯顿条款的“继续存在性和适用性不容怀疑”(第87段)，“现已证实”该条款“对迅速发展的军事技术所引起的问题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手段”(第78段)。它还指出,该条款是“对既存习惯法的表达”(第84段)。See ICJ, “Legality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Nuclear Weapons”, *Advisory Opinion*, 8 July 1996, ICJ Reports 1996, p. 226.

[19] ICRC, ‘A Guide to the Legal Review of New Weapons’, *Means and Methods of Warfare*, ICRC, Geneva,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icrc.org/eng/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0902.htm> (last visited July 2012). See also Kathleen Lawand, ‘Reviewing the legality of new weapons, means and methods of warfare’,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88, No. 864, 2006, pp. 925 – 930.